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十年荒疏的“业务全停滞”，一九七八年，中央歌剧院的琴房里再次响起了练功的声音，曾经被打倒、被批判、被屈辱的老一辈艺术家，如楼乾贵、李光羲、李维渤、李孚生、邹德华、罗忻祖、苏凤娟、官自文等等，伴着文艺的春天重新焕发出艺术的青春。刚刚走上歌剧舞台的年轻一代如季小琴、方晓琴、李丹丹、孙萨利、傅曙光、王信纳、林金元、李继祥、李小护等等更是躊躇满志，一展英才。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剧院创作演出了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歌剧《护花神》，剧中主题歌《小白花》，获文化部主办的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声乐作品二等奖。复排了原创歌剧《阿依古丽》以及曾经广受欢迎的外国歌剧《茶花女》《蝴蝶夫人》《货郎与小姐》等。创作演出了小歌剧《竹林小餐》《彭德怀坐轿》《对象》，《彭德怀坐轿》在文化部直属院团一九八〇年新创作、新改编、新整理剧（节）目观摩评比演出中获歌剧剧本改编三等奖、歌剧作曲二等奖，演员雷克庸获表演二等奖、于淑志获表演三等奖、康健获青年演员二等奖，剧组获演出二等奖。

接下来的最大成绩，是成功演出了首部中国原创民族喜歌剧《第一百个新娘》，这部歌剧在文化部直属院团新创作、新改编、新整理剧（节）目观摩评比演出中一举获得歌剧剧本创作三等奖、歌剧作曲二等奖、导演二等奖、舞美设计一等奖、道具制作单项奖、服装制作单项奖，李光羲获表演一等奖，李晨、官自文、王信纳获表演二等奖，李小护获青年演员一等奖，方晓琴、张莉获青年演员二等奖，剧组获演出二等奖，郑小瑛获优秀指挥一等奖，胡炳旭获优秀指挥三等奖，方楷甫获优秀指挥三等奖，并先后被我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的艺术家学习、引入本地演出。其他创作演出的中国歌剧还有：《屋外有热流》《现代的年轻人》《结婚奏鸣曲》《芳草心》《热土》《歌仙——小野小町》等等。

在介绍、引进外国歌剧方面，首次演出了日本歌剧《夕鹤》；美国轻歌剧《小红帽》，在文化部直属院团新创作、新改编、新整理剧（节）目观摩评比演出中获得了歌剧剧本译配奖、歌剧导演二等奖、舞台设计三等奖、服装造型单项奖，季小琴获青年演员一

等奖、苗青获青年演员三等奖、剧组获演出二等奖。意大利早期喜歌剧《女仆——夫人》，获演出三等奖。法国歌剧《卡门》，是剧院迄今除《茶花女》外影响最远、成就最高且至今仍盛演不衰的保留剧目之一，首演实况录音制成的唱片，获得了法国“二十世纪文献大奖”，被认为是真正保留了比才音乐传世价值的译作，在没有广告宣传、没有公开售票的情况下创下了首轮就连演二十六场的纪录，《卡门》与歌剧《蝴蝶夫人》先后参加



乘着歌声的翅膀——中央歌剧院四十年一瞥

戴大辉

了香港文化艺术节、澳门艺术节以及芬兰萨沃林纳国际歌剧节的演出。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里，还有一件事应被载入中国音乐史，就是中央歌剧院与美国奥尼尔戏剧中心合作，首度将美国音乐剧《乐器推销员》《异想天开》引入中国，不仅开了美国音乐剧到中国演出的先河，让观众了解并欣赏到全新的艺术品种和演出样式，而且推动了中国音乐人原创音乐剧创作的发展与进程。

改革开放的速度众所周知，社会巨变的沧桑历历在目。当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二个十年，经济飞速发展，文化日益繁荣，流行音乐更是铺天盖地，人们的文娱生活缤纷多彩。而与此同时，随着传统艺术观众的分流与流失，随着歌剧这个“艺术皇冠上的明珠”的制作成本的增高与攀升，大演大赔、小演小赔、不演不赔逐渐成为艺术院团的现实与无奈，而出国大潮又卷走了无数歌剧艺术的“明日之星”，许

多青年艺术才俊选择了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我们的剧院也同样没有幸免。

但我们想说的是，更多的艺术家选择了留下，选择了坚持。这些艺术家演出了原创音乐剧《日出》、俄罗斯歌剧《驯悍记》、德国歌剧《魔笛》、意大利歌剧《弄臣》《图兰多》。还演出了原创大型歌剧《马可·波罗》，在一九九一年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院团演出评比中获得了优秀新剧目奖、音乐奖、舞美奖，演员陈小琴、贺磊明、



黄越峰获得了优秀演员奖，随后又在第二届文华奖评比中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文华新剧目大奖、文华音乐创作奖（获奖者王世光）、文华舞台美术奖（获奖者王临友、高广健、沈耀华、赵玉杰）和文华表演奖（获奖者陈小琴、黄越峰、王湖泉），其后，《马可·波罗》与《图兰多》一道赴宝岛台湾演出。为了对歌剧艺术的坚守与传承、为了这份坚持，剧院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压缩编制、简化规模，将世界歌剧名著《茶花女》《费加罗的婚礼》《弄臣》等，改编成了简易版的“音乐厅歌剧”继续演出。包括现在的副院长长么红，以及已离开剧院的黄越峰、杜志刚、袁晨野、马梅、刘珊等等，都在为这份坚持与坚守默默地奉献着。

第三个十年，剧院在探索与国际接轨、连续深度介入与澳门国际艺术节的合作以及全民迎奥运中度过。在与澳门国际艺术节的合作中，先后与国际艺术家共同演出了歌剧《托斯卡》《卡门》《假面舞会》《仲夏夜之梦》

而今千年古镇，无论是凝固着上千年岁月沧桑的“高沙八景”，还是滚滚东流、百折迂回的蓼水，甚至那长长的悄无声息的青石板路，那一个个充满风情的吊脚楼，都那么惊世骇俗又深沉内敛。神韵所在之处，山水皆显灵性。高沙有一座廻澜桥，原名真武桥，百姓都叫它祖师桥，是高沙最古老的桥之一，始建于明代，多次毁于水、火、兵燹之灾，多次重建。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侵略军五百余人侵占高沙，将高沙店铺房屋全部烧毁，祖师桥也被烧毁，只剩下一个石墩，之后只能架浮桥连接蓼水两岸。

祖师桥有一个神话故事，明代万历丁未年（1607年），浙江布政使、著名学者车大任在《高沙市佑圣碑记》里这样描述：从高沙镇市区溯蓼水而上，约四公里的木山村，有一个地方，名叫龙头石。每当月圆的晚上，龙头石上的巨石神像总会发出光芒，若隐若现，远远看去，像天神在山上悬挂着一盏盏明灯。这一景致就叫石祖悬灯。当地百姓都认为是菩萨显灵，可是却立在高沙的南方。应该在北方建一座寺庙，敬奉真武祖师，以求保佑高沙一方平安，使之风调雨顺。”于是，高沙的民众在高沙镇北修建了一座真武庙，并雕塑了真武祖师金身像。每逢初一、十五或农历三月初三真武祖师寿诞，真武庙里晨钟暮鼓，许多百姓虔诚礼拜，香烟缭绕，梵歌不断。后来，又在真武庙前修了一座桥。说来也怪，自从建起真武庙后，这座桥就平安多了。

久远的故事延续着美丽的传说。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沙的蓼水河上没有可供行人过河的桥，人们过河全靠摆渡，若逢蓼水河涨水，人们就没办法过河了。虽然也修过几次桥，但不是被洪水冲垮，就是被大火烧毁。二〇一三年，大家出钱出力修建起一座十一墩的风雨桥，并在桥中央安放了真武祖师的塑像，桥名就叫真武桥，即祖师桥。祖师桥得以修复重放光芒，使落寞百年的高沙顿时有了生机与活力，古镇显得更为深邃和凝

《漂泊的荷兰人》《阿依达》《奥赛罗》《茶花女》《魔笛》等名著，中央歌剧院的部分青年演员担任了重要角色。在原创歌剧方面，《杜十娘》先后在第四届全国歌剧、舞剧、音乐剧优秀剧目展演中获二等奖，在第十二届文华奖评奖活动中获文华剧目奖，么红、杨阳获文华表演奖，高广健获文华舞台美术（舞美设计）奖。在引进和介绍外国歌剧方面，剧院先后复排及首演了意大利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乡村骑士》《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法合作演出法国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国王》。与奥贝拉文化艺术中心合作演出了意大利歌剧《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假面舞会》《游吟诗人》等。当然，这其中最轰动、最深入人心的演出，要算是与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在紫禁城举办的“三高音乐会”了，这次演出也因为是三位大师的最后合作而成为千古绝唱。

最后一个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歌剧院迎来了艺术丰收、硕果繁荣，凯歌高奏、唱响世界的崭新辉煌的十年：

原创歌剧《霸王别姬》在中国艺术节演出获文华大奖，《热瓦普恋歌》来到北京与新疆观众的身边，《辛亥风云》唱响澳门与京城，中央与地方结合诞生了《鄯地九歌》《红帮裁缝》《花木兰》《红色娘子军》、《红帮裁缝》获得了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玛纳斯》《红色娘子军》参加全国优秀民族戏剧展演获奖。继《汤豪塞》《罗恩格林》之后，剧院首次以“全华班”阵容演出了包括《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众神的黄昏》瓦格纳的连环歌剧，令亚洲的歌剧同行艳羨。

在中国歌剧走向世界的道路上，《霸王别姬》走遍美国；《图兰多》唱响埃及、叙利亚、罗马，直至作曲家普契尼的故乡以及斯洛伐克、日内瓦；红色题材《红军不怕远征难》第一次走出国门，登上西方舞台，讲述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

除此之外，在文化惠民方面，剧院率先推出了“年度歌剧公共免费开放日”和“123”低票价惠民活动，首演的奥地利歌剧《蝙蝠》和复排的《白毛女》，都以免费入场的方式践行着文化为民、文化惠民的办院方针与社会责任。十年来，剧院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已遍及了一百多所高校，覆盖了除我国西藏、台湾外几乎所有省市区。

我们深信，有着深厚底蕴与积淀的中央歌剧院，必将迎来我国歌剧艺术事业的新发展、新繁荣，迎来新的辉煌。

重，愈加神奇与绝美。

祖师桥被人们视为神圣领地、福祉护神，高沙八景中“沙潭跃鲤”的神奇传说更是家喻户晓，至今流传不衰。古时候南泥的半山有一位刘姓老者，以务农为业，家住高沙市郊，为人乐善好施，对家境困难或孤儿老者总是尽力帮助，因而深得人们爱戴，尊称他为“员外”。这年夏天，一连几天的倾盆暴雨引起山洪暴发，许多房屋被洪水冲走，人们流离失所。员外赶紧腾出房子，拿出家中的粮食、衣物救济灾民。突然，一股更大的洪水向南泥的山岭冲来，将山岭冲去半边，形成一个深潭。从此，这个地方就叫做半山，今为高沙镇半山村。洪水消退以后，员外又尽力帮乡亲们恢复家园、恢复生产。有一天，员外来到被洪水冲垮的半山脚下，看见新形成的深潭中有鲤鱼跳跃，银光闪闪，非常好看，几条鲤鱼跃上岸来，落在员外脚边。员外捡起鲤鱼又放回潭中。邻近的村民见潭中鲤鱼跳跃，便拿来网、罾等捕鱼，忙乎了半天，却一条鱼也没捞着。而员外一来，鲤鱼又飞跃到他的脚下。看到这神奇景象，人们都说：深潭里的鱼是员外养的，别人是抓不到的。这件事越传越远，高沙的人就知道了，都去半山看这一奇特景象，后来有一位文人就在石壁上题写了“沙潭跃鲤”四个大字，成为高沙八景之一。至今那石壁上，若仔细辨认仍然隐现着四个大字的手迹。

千年高沙，一座从小就烙印在我心灵深处的魅力古镇，迄今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已不再沉静地躺在岁月的怀抱，而是飞速地超越了历史性和地域性，极具文化意义，嬗变成一片充满激情的热土，还有那古色古香的曾氏宗祠、杨氏宗祠，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耸立于蓼水河畔的云峰塔交相辉映，无不彰显着古镇文化遗产的底蕴，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让人流连忘返，充满眷恋。

走进如梦般的高沙，让我分外珍惜跨入它的每一步和涌起的每一次心灵的

岁月如歌

徐虹曾在微信里说她远行去了，这似乎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得知徐虹去世的消息，我告知北京东城作家协会主席韩小蕙后，她悲痛欲绝地呼道：不会吧！我不相信！一定是弄错了！

我内心同样感到震惊！徐虹经过了十五个月的抗癌治疗，外人一点都不知道。她喟然飘去的两个月之前、一个月之前，我们还碰过面，还在电话中交谈交代过事情。怎会这么突然？延续着今年文人相继去世的悲剧。

事情发生得太急促、突然，令人猝不及防，以至于连悲痛本身都还没反应过来。

我同徐虹认识很早，早到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是何年何月，在我当影视记者时我们就认识了。徐虹同我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同班的还有刘俊、红孩。我到东城作协，也是她做媒“拉郎配”的。我与韩小蕙主席有过交集，她在其中穿针引线，常常听到她欢快、柔和的笑声。

徐虹的散文《北京断章》在《北京文学》刊发，我为责编，她的文字如秋天的落叶般带着哀怨，飘飘洒洒，在忧郁中寻找着生命的影子。文体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成为如泣如诉的歌咏。《北京断章》获得了老舍散文奖，后来又衍生长篇小说出版。

我同徐虹熟稔，她也是常同我使小性儿、拌一两句嘴的人。她在《中国青年报》主持读书版，后来网络视频开通，文化影视熔为一炉，忙得不可开交，常追问我有何采访信息，一些难度很大的采访人物总逼我去找。早年她入道王朔网站，约我去与之攀谈。当年我给《小说界》杂志做了一年文坛风云人物专访，王朔便是头筹。徐虹写小说、写散文，但她更多的时间是穿梭在各路文坛新著之间，辟版介绍，开笔付梓，画龙点睛。她同一些作家、评论家都是朋友，近水楼台，相交甚欢。

与她结伴进行的两次网络视频采访，采访陈丹青与冯小刚，事先说好了什么可问、什么不可问，并让我拟好采访提纲，但人到现场她突然又变了卦，临时起兴，把不让采访的话抛在了脑后，率先提问，让我猝不及防，连忙整理思路，将提纲重新调整。有时我会抱怨她两句，争执一二。因我的书面专访常由浅入深，最后托出重点，插入内核，两本专访集也颇受关注。而徐虹因媒体的特性，常需短平快的看点，直接切入眼球，这让我很不适应，以后就常推辞掉她的重托。她因为忙，顾不上这些，又风风火火找我的采访线索去了。

有一度她突然去了作家文摘报，这让我很诧异，她征求我意见，我不赞同她去，后来她又返回了中国青年报。不知情的人猜她可能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好，实际上她这时已患重病，人们不得而知。这期间，她有了一聪明的宝贝，常晒照片，一脸幸福的神情。身为入母，她似更有了几多母仪之道。我们相约少了，常言晚上要照顾小孩。放假时日，话题也是孩子、出国旅游一类。见她带着孩子出国游历的天伦之乐的照片，以为她已活出潇洒，周游列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熔中西一炉，会有后发之作问世。随之又见她聪明的宝贝出书得奖，为她庆幸，孩子如此优秀，母亲必开心快乐，余下时间陶冶性情、颐养天年了。我在祝福她时，也提醒道，你可别摆苗助长啊！常听人说，若父母一门心思放在孩子身上，有时适得其反。我却不知，愁滞病沈的她正在安置后事，殚精竭虑要为孩子铺条光明的成长之路。她出国日本、美国，也全是为求医问药。

徐虹办事认真，心性好强，并好美。因她本身就有股优雅的气韵，适度的时装搭配衬出她有些妩媚动人的笑脸，笑起来让人想起猫咪。徐虹养了条毛发深长的狗，闲闷时，

北京的虹

王 童

常开车载着出门风光一番。她也喜欢一些小资情调，会邀约一两好友去吃日餐、西餐享口福，她喜欢那种诗情画意的情调。我们见面时，她常会问：怎么样？我比过去气色如何？虽说这时她已病了很久，但靓丽之容并未有太大变化。

有时，我们几多文友聚餐打牌，她抽空会驱车而来，牌技由生疏到熟练，也就呼三叫四地过把瘾。过后输者赢方并不计较，相约下次再战，她常说一定要叫上她。

然而，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光，我们又因一件文字上的差错争执了两句。起因是足球世界杯期间，我应《中国日报》之约写了多篇“球评”，她让我也传给中青网，我如约传上。然而因为都属急就章，难免有挂一漏万的错处，《中国日报》敬业的编辑全给改之。她手下网编或许顾不过来没有改，对此我略有微词，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次我与他人讨论另一家报纸校对犯常识性错误，她竟以为是在指桑骂槐说她，对我没头没脑发了通无名火，任我怎么解释也不听。过后，我实在不解，给她发了短信言，编辑纠错天经地义，你父女都干这行，怎会容忍错字断句？我不知她这时是因病而为，全因力不从心所怨。她对我讲过，当时她部门有一个编辑英年早逝，弄得大家心神不定，全没想到这厄运又落到了她的头上。

之后，这件事似乎都忘了，月前突又接到她请托，代为请客她在美国结识的华人作家，并告之她腰腿不灵便。我心生纳闷儿，但恭敬不如从命，按她所叫名单，如约请了各路神仙。聚会圆满结束后，拍照传上，她表示感谢，还称哪天病好再聚面谢，没想这竟成了永诀。

徐虹多次讲，要抽空多写点东西传给我，可总未有文章发来，我便嗔怪她：你倒是写呀！这思维全在正常的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全未有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心理。

徐虹同许多女士一样，不愿承认自己也会老，她总自诩自己为青春晚期，她的书也用了这个名字，似有了某种预兆。她只愿静静离去，不愿做任何遗体告别仪式，或许是想保留人们对她美丽容颜的记忆。徐虹撒手人寰前，向丈夫交代了对女儿的安排，念孩子尚小，我们“鲁二”同窗为其募了些挽金，以慰玉梨魂。

徐虹的丈夫是一个建筑设计师，北京及他省的一些建筑与楼盘都为他所设计。徐虹的父母长寿，她的面相人看也称没有早逝之迹象。现突然不辞而别，实让人心痛。她也就如北京天边的彩虹一样，徐徐地升起又徐徐地消失了。

心弦一颤

我与改革开放40年

高沙：千年古韵今犹存

刘奇叶

